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為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為上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命人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聞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噐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務要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

文章辨體卷之十八

文章辨體卷之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表一

出師表

漢諸葛亮

東坡蘇氏云孔明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迂齋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二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

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敦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曰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與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
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
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
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
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滯腹衆難塞習今歲不戰
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
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
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况臣才弱
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
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
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
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閭芝丁立白
壽劉郤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璽青羌散
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
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搆手謂天下已
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
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不
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陳情表

晉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幼多疾病九歲不行零

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矜育之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上高祖請除佛法表

唐傅奕

臣聞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悞愚夫詐欺庸品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千錢希萬錢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福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

良可悲矣夫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剪刻繒絲裝束泥人競爲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矣伏望裁察

上憲宗論佛骨表

韓愈

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計議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有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焉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解孽身上天鑑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懽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感恩戀闕之至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闕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懼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交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踊躍欣歡之至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備觀非

容狀鉅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不
卷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
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
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
又按季夏六月土主用事其日景成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
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
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
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
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
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上仁宗謝知制誥表

宋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
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誥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

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
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陛下茂
仁聖之資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羗戎負固邊
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
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群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
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
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文
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
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
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大過此
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
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
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
知所措况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
徒揮翰以為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臣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
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入下獨於
前史粗嘗盡心自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
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况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
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
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
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
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
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
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

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古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弃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淵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日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遠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閭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進大明律表

洪武宋景濂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彊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養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

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在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十二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

上天君師之命登

大寶位保佑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群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乃不得已假峻法繩之是以臨御

以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

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

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

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謹俯伏闕庭投進以聞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孽幸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祗因於疏闊周綱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爲不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真主 中謝 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

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

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堦臣魯魯臣趙汭

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微

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

采恐玩時而惰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

三朝之史况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

勤難逃疎漏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

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

殊無寸補臣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

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

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

卷傳六十二卷月錢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

謹繕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附錄

露布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

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

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叶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

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

攘削奸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

抑寔為何伏惟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

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夫前

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于

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倭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
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榮惑我生人僭賊我神
噐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疆次先皇懷
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
九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闢茸之質冀革桀鰲將馴大和殊不知
惡木生槎枿之英猱狗吠秦牢之主頃屬鑿輿順動郊圻駐驂
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
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拜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
騰思礪劔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釁陰貸兇
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
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
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澹以揚旆瞰花園而下營土
堡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

初凌犯已略交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
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
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疑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讐之刃
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彭光俊等承命於
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
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鍾鼓陳兵
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廳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
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
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僥倖言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
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颯颯衆若各蠱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
踳踳之鱗更舉螳螂之臂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
而驅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
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耀鼙鼓騰聲而隱

麟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籍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警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寔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隊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申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與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乘凌曾乏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稜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

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耻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虞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基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背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郤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鎖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宋潘美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

兵部臣等伏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
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
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
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
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風化以誅戮爲政事置
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
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割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
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
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
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
尋遣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
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
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

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
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
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
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
爭先效命八十里捨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
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
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
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
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
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旣久長承日
月之廻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
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
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

等明助劉錕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文章辨體卷之十九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諫

諫征犬戎國語

祭公謀父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遠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郃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比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序修其典訓朝夕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